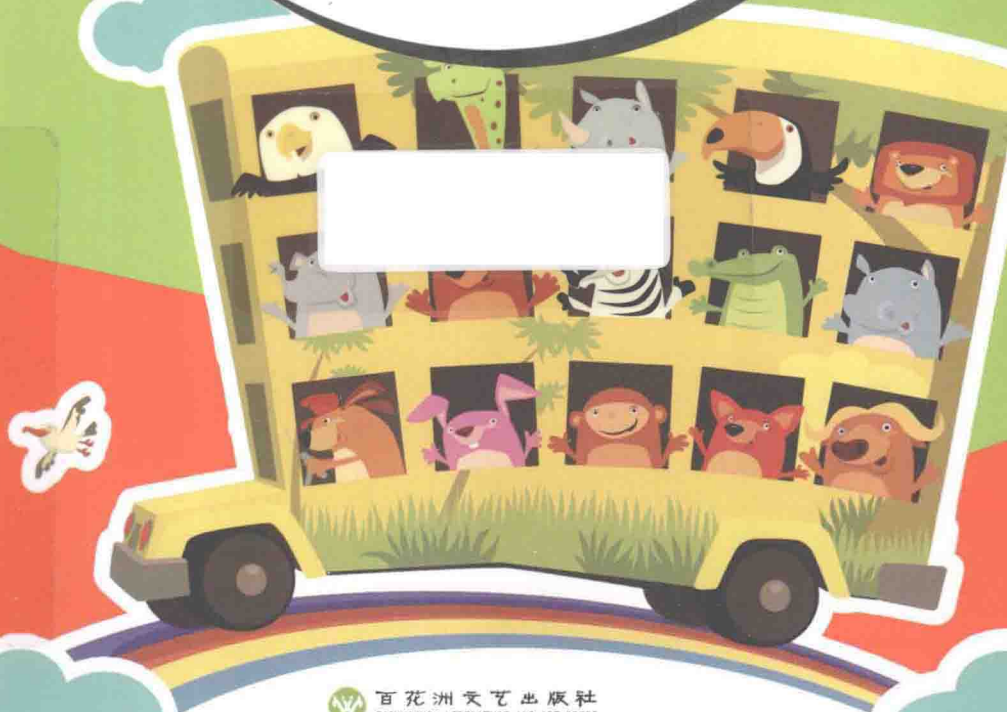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会跳舞的大花蛇

huitiaowudedahuashe

动物传奇 唯美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微型小说选刊 杂志社 选编

会跳舞的 大花蛇

huítiaowude dà huā shé

动物传奇  唯美卷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BAIHUAZHOU LITERATURE AND ART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会跳舞的大花蛇：唯美卷 /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选编. -- 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4.12
(动物传奇)
ISBN 978-7-5500-1156-4

I. ①会… II. ①微… III. ①小小说 - 小说集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74437号

会跳舞的大花蛇：唯美卷

微型小说选刊杂志社 选编

出 版 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周天明 陈永林
书籍设计	彭 威
制 作	周璐敏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9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西千叶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1/16 印张 10
版 次	2015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 数	120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1156-4
定 价	17.00元

赣版权登字 05-2014-281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yy.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影响阅读，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mulu

一对悬崖上的老龟	沈石溪 / 1	猎	安 庆 / 43
我裹着的是我的父母	吕 游 / 4	英勇的飞飞	郑小玲 / 46
班公湖边的鹰	王 族 / 7	两只壁虎	高玉芳 / 49
瞄 准	孙道荣 / 9	狼 乳	阮德胜 / 52
母羊的眼泪	阿拉旦·淖尔 / 12	母鹿情	盛如梅 / 55
天鹅优雅	张爱国 / 14	猎 狐	许 行 / 57
老人和鸟	傅彩霞 / 17	可可西里的狐狸	王宗仁 / 59
绿刺猬	新鲜旧情人 / 20	鸽子·鸽子	吴克敬 / 62
大黄的母爱	王国瑛 / 23	咪咪是只猴儿	中 学 / 65
母猴吉咪	沙 舟 / 25	雪 豹	亚 才 / 69
忠贞的鹤	阿米娜 / 27	流浪猫	蔡丽娟 / 71
翩舞的白鸟	吴作望 / 30	两只小鸭子	谢志强 / 74
野鸽子	巴图尔 / 32	善良的母鲸	荣 生 编译 / 78
乌鸦的脾气	吴克敬 / 35	会跳舞的大花蛇	钟法权 / 80
灰狼托孤	王 悦 / 37	羚羊过山冈	凌仕江 / 82
一条逃跑的鱼	叶仲健 / 40	请你放过我的孩子	刘立国 / 84

一个男孩儿和狗的故事	李冬梅 编译 / 88	野猪来到哨所旁	龙玉纯 / 120
与乌鸦为邻	沈 湘 编译 / 90	最漂亮的一个	孙开元 译 / 123
黑鱼奉亲	刘清山 / 93	永远在一起	米切纳 / 126
鹰 影	刘国星 / 95	毛毛虫的故事	魏特利 / 129
孤 傲	刘建超 / 98	它们原本还可翩翩起舞	马孝军 / 131
城市里的牛	孔祥树 / 101	孔雀开屏	华 凯 / 134
饿不死的神龟	杨汉光 / 104	一条忧心忡忡的蛇	非 鱼 / 136
葬 牛	陈永林 / 106	牧 歌	刘国星 / 139
人鼠相依	朱国勇 / 110	尾 光	杜文和 / 142
弯腰吃草	闵凡利 / 112	玩 伴	费方利 译 / 144
牛 祭	樊碧贞 / 115	小萨, 小萨	罗小四 / 147
城市上空的鸡鸣	李玉祥 / 117	人虎共存的和谐之美	王风英 / 151

一对悬崖上的老龟

沈石溪

悬崖上立着一根高约三米直径约四十公分的石柱，石柱上雕刻着各种飞禽走兽。这是我们曼广弄寨的神柱，每次出猎前专门用来祭祀猎神的。相传这儿原来是一块天然石碑，五十年前被雷电击毁，当时的土司派人到西双版纳首府允景洪特制了这根石柱，重新竖立在神位上。历经五十年的风风雨雨，香火熏烧，石柱漆黑如墨，油光闪亮，笼罩着一层神秘的色彩。

那天我到山上牧羊，一阵山风刮来，把我的草帽吹下了悬崖。我站在悬崖边缘探头一看，草帽才落下去两公尺，被一丛荆棘挂住了。我舍不得这顶才买不久的新草帽，就用羊鞭系上裤带，拴在石柱上，爬下悬崖去捡草帽。就在我把草帽抓到手的时候，突然，我发现那丛荆棘背后有一个石洞，约十几米深，人猫着腰可以钻进去。我想玩个古洞探幽，便钻进洞去，结果很失望，既没发现神秘的悬棺，也没看见古猿的化石。唯一引起我兴趣的，是靠近洞口的一根石柱，从洞顶穿透下来，竖在洞中央。我大略计算一下距离和方位，就明白眼前这根石柱其实就是悬崖上那根我们经常顶礼膜拜的神柱。原来神柱全长有五米，当年立神柱的人，凿穿了两米厚的土层与岩石，把基础立在了山洞里。

我打量着石柱，视线由上至下慢慢移动，嚯，石柱下压着一只乌龟！这是一只当地很常见的大头龟，甲壳呈橄榄色，约有三十多厘米长，二十多厘米宽。大头龟与其他类型的乌龟比较，不同之处在于它的三角形大脑壳不能缩入壳内，所以我第一眼看到它时，它四肢趴在地上，脑袋昂在空中。将乌龟压在建筑物底下，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民间就有用乌龟垫床脚的风俗，古代皇帝的陵寝前，也爱在石雕的鼋（tuó）——传说中的神龟上竖功德碑。用乌龟来垫底，是借乌龟的长寿和甲壳的坚硬，祈求长久与吉祥。

这当然是只死龟，我想，它的脑袋和身体没有腐烂，肯定是因为山洞比较干燥，变成木乃伊了。我很欣赏它临死前的姿势，好像还在负重跋涉。我尤其赞叹它的两只绿豆小眼，晶亮晶亮，仍闪烁着生命的光泽。我蹲下来，很奇怪为什么50年前的死龟一双眼睛会永不褪色，难道这是一只石雕的假龟？

我的手指刚刚触摸到它的眼珠，突然，它眨了一下眼皮，轻轻地把头扭了过去。我惊得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差点没吓出心脏病来。它还活着！不，不，这绝对不可能，它在石柱下压了50年，寿命再长，也早就饿死了。我想，这一定是我的幻觉。我又拔了根草搔动它的脖子，它难受得四肢划动，用嘴来咬我的草。

千真万确，它还精精神神地活着！

这是怎么回事？难道这只大头龟在被压在石柱下面之前，被巫师施过魔法，真成了可以不吃不喝就长命百岁的神龟？不，不，人间没有神仙，龟中也不可能有神龟的。那么，它有特异功能，练过气功，会辟谷（中国道教一种修炼术，说是人在一段时间内能停止新陈代谢）？会瑜伽术（印度一种神秘气功，说是人可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不吃东西）？

我正纳闷，突然听见洞外的草丛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响，好像

有什么东西正在往山洞里爬。我赶紧躲到石柱背后。过了一会儿，洞口的茅草丛中，缓慢地爬来一只乌龟。这也是一只大头龟，身体略微比压在石柱底下的那只要小些，扁平的布满皱褶的甲壳上，黏着一些泥沙和水草，它的头昂得很高，嘴里叼着一条三四寸长的黑色小水蛇，弯弯尖尖的指甲抠住岩石粗糙的表面，奋力翻进洞来。被压在石柱下的大头龟竭力伸长脖颈，悠悠然左右摇摆着大脑袋，发出叫声，显然，是在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屏住呼吸，偷偷窥望。

刚进洞的大头龟急急忙忙来到石柱下，先将小蛇吐在地上，然后将自己的嘴嚙进石柱底下那只大头龟的嘴里。乌龟还会亲嘴？这倒是头一次见的新鲜事！我再仔细看，从刚进洞的大头龟嘴里，缓缓流出一股透明的液体，哦，它是在喂它喝水！它反哺完水后，再次叼起小蛇，让石柱下的大头龟咬住蛇尾，同心协力将蛇撕开，你一口我一口吃得津津有味……

从它们彼此间十分亲昵的举动可以看出，这是一对龟夫妻；从体形来分析，被压在石柱下的是雄龟，叼着小蛇刚进来的是雌龟。

恍然间，我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幕情景：50年前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这对刚刚喜结良缘的大头龟正在草泽间寻觅鱼虾，突然听到人的脚步声向它们逼近，雄龟把雌龟顶进一丛隐秘的芦苇里，自己朝另一个方向奔跑，它故意把水搅得稀里哗啦响，把捕龟的人吸引到自己这边来。雄龟被捉住了，经过圣水淋浴、巫师念咒、香烛熏身等一套繁琐礼仪后，它被压在了石柱下。雌龟找了好几天，终于在这个山洞里找到了雄龟，它既咬不烂石柱，也挪不动石柱，便义无反顾地承担起维持雄龟生命的责任。从山洞到洞底的水沟，是陡峭的悬崖，少说也有十几丈高，它凭着能爬树能攀岩的本领，靠着一种爱的坚韧不拔的信念，一趟又一趟送水和食物，整整送了50

年！这既是凄风苦雨的50年，又是缠绵辉煌的50年！

我的眼睛湿润了，我冲出石洞，找了根木棒，利用杠杆原理，用力地撬动了石柱。雄龟终于从石柱下解脱出来，蹒跚地跟着雌龟爬下悬崖。

但愿它们能有一个美好的晚年。

我裹着的是我的父母

吕 游

北极，被称为世界的冰窖，是寒冷的代名词。在这儿生活着一种浑身长满绒毛、小巧玲珑的鸟儿——绒鸭。他们的绒毛比天鹅的羽毛还要柔软。

这一天，一只活泼可爱的小绒鸭悄悄降临在这个世界上，迎接它的却是一片永远也望不到边的冰天雪地。

他的父母为了这个刚刚出生的孩子，不知花费了多少心血。他们首先要做的，就是给这个浑身光秃秃的小绒鸭做一床温柔暖和的新“被褥”。

父亲昨天一大早就出去了，到处寻找着适合做“被褥”的材料。他冒着零下几十度的严寒，找了整整一天。可是在这被冰雪严严实实覆盖着的北极，除了雪就是冰，上哪儿去找适合做“被褥”的材料呢？

但是，父亲还是不甘心，他还要四处去找、拼命地去找、到更远的地方去找。因为他深知，如果不给这个刚刚出世的孩子盖上一床温暖的“被褥”，要不了几天，幼小瘦弱的孩子就会在这极度寒冷的北极被活活冻死。

又一天过去了，父亲还是垂头丧气地回来了。眼看着刚刚出生的幼小孩子仍在寒冷中痛苦地挣扎，“不能等，一分钟也不能再等了！”突然，父亲做出了一个大胆、新奇的决定，他开始用嘴一根一根地往下使劲拽着自己身上的绒毛。

“你疯了，你这是在干什么？”孩子的母亲显然极不理解孩子父亲的这一反常举动，瞪大眼睛吃惊地望着他。

“这不关你的事，你就别问了……”孩子的父亲仍在不停地使劲往下撕扯着自己身上的绒毛。

孩子的母亲心疼得实在看不下去了，急忙上前制止他：“求求你快停下，你不能再这样了！你这样会冻坏的！”

“可……可我不拽自己身上的绒毛，拿什么给咱刚出生的孩子铺一个温暖的窝呢？”父亲终于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孩子的母亲这才明白，在这冰天雪地、寒风刺骨的冬天，是很难寻找到那些温柔暖和的适合做巢的材料的，他是想用自己身上的绒毛，为刚刚出世的孩子铺一个温暖的窝。

孩子的母亲被深深感动了：“既然这样，那还是用我身上的绒毛吧，你还要外出寻找食物呢！”

“不，还是用我身上的绒毛吧，你身体虚弱，不能着凉，而且还要照顾孩子……”

夫妻俩相互谦让，各自都争着要拽自己身上的绒毛，但谁也争不过谁，谁也劝不住谁。到后来，父亲每拽下一根自己身上的绒毛，母亲也要拽下一根自己身上的绒毛……他们你拽一根，我扯一

根，一根一根地争着往下拽。他们全身的绒毛都拽光了，只剩下一个血肉之躯……

小绒鸭的父母用这种近乎自残的办法，终于为小绒鸭铺好了一个温暖如春的窝。父母身上的绒毛成了紧紧包裹在孩子身上的世界上最温暖的“被褥”。父母博大的爱化作了世界上最珍贵、最难得，同时浸满了最浓最深最大最重爱意的“摇篮”。

小绒鸭甜蜜、幸福地睡在这温暖无比的爱巢里，冷酷的严寒悄悄地溜走了，悄悄留下了泪水，那是被爱融化成的春水……

刚刚出生在北极严寒中的小绒鸭是很容易冻伤冻死的，然而，这一只小绒鸭却没有受到任何哪怕是很微小的寒冷的袭击。当他长大后，他的好朋友问起这其中的缘由时，小绒鸭想了想，给了朋友一个惊人的，同时也是催人泪下的答案——因为我身上紧紧裹着的是我的父母！

这不是我随便编造出的一个童话，也不是我坐在屋子里杜撰出来的一个虚假故事，而是真实发生在北极冰天雪地里的极其感人的一幕。正如法国作家儒尔·米什莱所说，这里的任何生灵，都因气候和险境的严峻而精神升华了。大自然赋予北极一种精神的美，这是别的地方所缺乏的。太阳永远照耀着北极，但太阳不是赤道的太阳，也不是别的地方的太阳，而是灵魂的太阳。

班公湖边的鹰

王 族

几只鹰在山坡上慢慢爬动着。

第一次见到爬行的鹰，我有些好奇，于是便尾随其后，想探寻个仔细。它们爬过的地方，沙土被沾湿。回头一看，湿湿的痕迹一直从班公湖边延伸过来，在晨光里像一条明净的布条。我想，鹰可能在湖中游水或者洗澡了。高原七月飞雪，湖水一夜间便可结冰，这时若是有胆下湖，顷刻间肯定叫你爬不上岸。

班公湖是个奇迹。在海拔四五千米的高原上，粗糙的山峰环绕起伏，幽蓝的湖泊在中间安然偃卧。与干燥苍凉的高原相对比，这个不大的湖显得很美。太阳已经升起来了，湖面便扩散和聚拢着片片刺目的光亮。远远地，人便被这片光亮裹住，有眩晕之感。

而这几只鹰已经离开了班公湖，正在往一座山的顶部爬着。平时所见的鹰都是高高在上，在蓝天中飞翔。它们的翅膀凝住不动，像尖利的刀剑，狠狠地刺入远天。人是不可能接近它们的，鹰对于人来说，则是一种精神的象征。据说，西藏的鹰来自雅鲁藏布江大峡谷，它们在江水激荡的涛声里长大，听惯了大峡谷的音乐，形成了一种要永远飞翔的习性。它们长大以后，从故乡的音乐之中翩翩而起，向远处飞翔。大峡谷在它们身后渐渐远去，随之出现的就是

无比高阔遥远的高原。它们苦苦地飞翔，在狂风大雪和如血的夕阳中，它们获取了飞翔的自由和欢乐。它们在寻找中变得更加消瘦，思念与日俱增，变成了没有尽头的苦旅。

而现在，几只爬行的鹰散落在地上，臃肿的躯体在缓慢地往前挪动，翅膀散开着，拖在身后，像一件多余的东西。细看，它们翅膀上的羽毛稀疏而又粗糙，上面淤积着厚厚的污垢。羽毛的根部，半褐半赤的粗皮在堆积。没有羽毛的地方，裸露着红红的皮肤，像是刚刚被刀刮过一样。已经很长时间了，晨光也变得越来越明亮，但它们的眼睛全都闭着，头颅缩了回去，显得麻木而沉重。

几只鹰就这样缓缓地向上爬着。这应该是几只浑身落满了岁月尘灰的鹰，只有在低处，我们才能看见它们苦难与艰辛的一面。人不能上升到天空，只能在大地上安居，而以天空为家园的鹰一旦从天空降落，就必然要变得艰难困苦吗？

我跟在它们后面，一旦伸手就可以将它们捉住，但我没有那样做。几只陷入苦难中的鹰，是与不幸的人一样的。

一只鹰在努力往上爬的时候，显得吃力，以致爬了好几次，仍不能攀上那块不大的石头。我真想伸出手推它一把，而就在这一刻，我看到了它眼中的泪水。鹰的泪水是多么屈辱而又坚忍啊，那分明是陷入千万次苦难也不会止息的坚强。

几十分钟后，几只鹰终于爬上了山顶。

它们慢慢靠拢，一起爬上一块平坦的石头，然后，它们停住了。过了一会儿，它们慢慢开始动了——敛翅、挺颈、抬头、站立起来。片刻之后，忽然一跃而起，直直地飞了出去。

它们飞走了。不，是射出去了。几只鹰在一瞬间，仿佛身体内部的力量迸发了一般，把自己射出去了。

太伟大了，完全出乎我的意料。

几只鹰转瞬间已飞出很远。在天空中，仍旧是我们所见的那种样子，翅膀凝住不动，刺入云层，若锋利的刀剑。远处是更宽阔的天空，它们直直地飞掠而上，班公湖和众山峰皆在它们的羽翼下。

这就是神遇啊！

我脚边有几根它们掉落的羽毛，我捡起，紧紧抓在手中。

下山时，我泪流满面。

鹰是从高处起飞的。

瞄 准

孙道荣

他躬着腰，低着头，蹑手蹑脚，向芦苇深处走去。

风从江边吹来，干枯的芦苇沙沙作响。虽然已是隆冬，但是阳光还是将大地烘得暖融融的。天气变暖了，连南迁的候鸟，也不知道从哪年开始，飞到这儿也停下了，不再往南飞。而以前，这里只是它们迁徙过程中的一个休息站。现在，这片湿地，成了众多从北方飞来的鸟儿的越冬地。

除了轻微的风声，空气中四处都是翅膀的振动声。他熟悉这些声音，清脆、干净、温暖，像丝绸从指间划过一样舒心。他是这一带有名的猎手，空中的鸟儿，即使飞得再高，也难逃他锐利的眼睛以及他百发百中的枪。子弹呼啸而出，天空中旋即有一只黑影，孤

独地应声而落。从无意外。

他找到一块稍高一点的干地，蹲伏下来。

望过去，不远处就是江河，鸟儿们此刻在那儿戏水、觅食、打盹，或者互相梳理羽毛。午后的阳光，将江河上的鸟儿们，晒得懒洋洋的。

他的目光，在鸟堆里巡视。

最多的是野鸭——好看的绿头鸭，调皮的翘鼻麻鸭，贪吃的斑嘴鸭，还有叫声响亮的瑟嘴鸭。他认得它们，就像熟悉的邻居。此外，还有几只大雁，悠闲地踱着方步，甚至还有几只色彩斑斓的黄鹌。他的目光从它们身上掠过。这些，都不是他今天的目标。

他继续在江河上搜寻。它们应该就在这儿啊。

突然，他的眼睛一亮。在一撮芦苇边，他看到几个细细高高的身影——没错，就是它们。热血一下子涌了上来。

他揉揉眼睛，确认就是它们。一二三四，对，果然是四只，它们告诉他，总共四只。它们埋头在江河上觅食，对他浑然不觉。他一只只看过去，真是太美了：身上是白色的羽毛，翅膀却是黑色的，展开来，就像一幅水墨画，而细长的脚，则像高挑的舞者，性感，美艳。没错，就是它们，东方白鹳，整个地球上不足3000只。它们比白金还珍贵啊。

他将目光缓缓地从它们身上收回，熟练地从背上卸下猎枪，擦擦枪管，推上子弹，然后，装上消音器。他以前从不用消音器，为了这次行动，他特地请朋友定做了消音器。

他端起猎枪，瞄准。一只鸟，又一只鸟。准星所及，无不打了个寒战，似乎它们能够感受到来自芦苇丛中冷冰冰的枪管的力量。

枪口在那群东方白鹳的身上，停了下来。

一只东方白鹳，又一只东方白鹳。他犹豫着，不知道瞄准哪一

会跳舞 的大花蛇

HUFTIAOYUJIEDAHUASHIE

只。最后，他的目光和枪口，同时落在了最后一只东方白鹳身上。它一会儿低头觅食，一会儿警觉地抬起头。它看起来比另外几只东方白鹳显得紧张。

他把枪口向空中抬抬，直指蓝天，那将是鸟儿振翅飞起来时的高度。这也是被他瞄准的鸟儿，最后能够飞起的高度。

做好了这一切，他长吸一口气，然后，捡起一块土疙瘩，向江面上扔去。

鸟儿都惊恐地飞了起来。东方白鹳也都惊恐地飞向空中。那只他瞄准的东方白鹳，也拼命地扇动翅膀，向前奔跑，企图飞起来。

它细长的腿上，缀着一件东西。这使它奔跑起来，很别扭，也很困难。他看清楚了，那是一只金属鸟夹。它的生命力可真强啊，被鸟夹夹住后，竟然能够拖着鸟夹，逃开了。

在其他鸟儿惊慌的呼叫声中，它终于也飞了起来。高空才是它们自由的家园。他沉住气，缓缓地抬起枪，枪管移动的速度，与它向上升腾的速度，完美地一致。

另外三只东方白鹳在空中盘旋，等待着它们的伙伴。它在努力飞向它们。

他再一次瞄准，然后，右手食指轻轻地扣动了扳机。

“砰——”消音器掩盖下的枪声，像一粒豆子，在炒锅里炸响。

子弹划破空气，如丝绸破裂。

突然，它一个趔趄。

打中了！一个黑影，从半空坠落——正是那只金属鸟夹。子弹将鸟夹与东方白鹳的脚之间的连线，击断了。

东方白鹳鸣叫着，向天空飞去。它细长的双腿，有力振动的翅膀，在空中，划出优美的曲线。

他收起枪，仰视天空——多么蓝的天啊。

母羊的眼泪

阿拉旦·淖尔

母羊第一次产羔子的时候，就像偷偷地爱上了一个人又不小心怀孕的少女一样害羞。她还不知道肚子里这个自己孕育的生命其实更可以说是上苍的赐予，却想着尽快摆脱这个意外到来的生命的纠缠。

要知道，在我们尧熬尔人古老的经卷里，这都是不能饶恕的罪过啊！

但这些罪过，年轻的母羊和同样年轻的少女一样，它们是不知道的，需要有人去开导。

那一年，不满两岁的银耳在一个寒冷的冬夜意外地分娩了。银耳是我们羊群中最漂亮的一只小母羊，尤其是那一对耳朵，又白又亮，发着银子一样的光芒。因为这，我们叫它银耳当然是没有错的。

银耳的分娩是顺利的。阿妈这样说。

我们得到银耳顺产的消息，都为银耳有孩子而快乐，我们都期望它的孩子快点长大，也长得和银耳一样美丽。

可银耳却做出了所有牧人都不愿看到的事，它不但不照料自己的孩子，当孩子挣扎着找它吃奶的时候，它却毫不迟疑地一头将刚